

# 天使，望故鄉

(下)

湯瑪斯·伍爾夫著

喬志高譯

LOOK HOMEWARD, ANGEL

by Thomas Wolfe



# 天使,望故鄉

(下)

湯瑪斯·伍爾夫著

喬志高譯

LOOK HOMEWARD, ANGEL

by Thomas Wolfe

LOOK HOMEWARD, ANGEL by Thomas Wolfe.  
Copyright © 1929 Charles Scribner's Sons; renewal  
copyright © 1957 Edward C. Aswell, as administrator,  
C.T.A. of the estate of Thomas Wolfe and/or Fred W.  
Wolf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85

### 天使, 望故鄉

湯瑪斯·伍爾夫著 喬志高譯

---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66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南路 189 號 6 樓

---

1985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12.50

天使，望故鄉

# 21.

甘德生病的頭幾年中，他的精力雖然削減，但是並未嚴重喪失。在醫生治療之下，他起先也過了些平靜的日子，有時甚至自以為已經痊癒。可是也有些時他會一夜就變為哀鳴的老耄，成天懶慵地賴在床上，全身軟綿無力，像癱瘓了一樣。這一類的表現通常是跟着他酗酒狂醉之後不旋踵而來。但是這幾年鎮上的酒店早已被禁掉了：他們這個城是全國最早舉行「地方投票」之一，由本地人民決定禁酒與否。

甘德自己倒也正正經經地去投了神聖的一票，支持「純潔」——也就是贊成禁酒。尤金現在還記得，早些年前他曾非常驕傲地跟着他父親到投票所去。擁護禁酒法律的積極份子事先約好大家衣襟上佩戴一小塊白綢，用以標誌他們的意向。白色象徵「純潔」。贊成賣酒的頑強份子則佩戴紅色標誌。

在當地基督教堂大吹大擂的宣佈之下，將功贖罪的那天終於降臨，大隊訓練有素、滴酒不沾的行列浩浩蕩蕩向投票所進軍。至於那些不聽家教、不服神旨的「酒鬼」呢——他們的人數，唉，唉，真少得可憐——居然也像視死如歸的勇士，以雖敗猶榮的精神上陣應戰，明知寡不敵衆也要頑抗到底。

這班傢伙並不知道他們到底為甚麼主義英勇作戰：祇知道他們一向所抵抗的是一個被牧師們所控制的社團——全村裏銳不可當的一股勢力。從來也沒有人跟他們說他們其實是在爭取自由；他們祇

曉得臉紅紅地、頑強地、酒氣薰天地站在那裏維護那個紅眼睛、酒糟鼻子、杯不離嘴、囊空如洗的「魔鬼」。他們這個隊伍就這樣行進，個個頭上頂着葡萄籐葉，口中噴着裸麥威士忌的臭味，咬緊牙關，嘴角掛着微笑，就像要從容就義的樣子。

他們快要走到投票所了，像重圍中的武士，四面窺看有沒有志同道合的鬥士，這邊本地信教的婦女，俯身對着躍躍欲試的獵犬似的主日學的兒童，一聲號令唆使他們撲上前去。孩子們身穿白衣、手執小國旗——就同任何被人指使盲目喊口號、參加運動的小孩一樣——一個個變成猙獰的侏儒，像餓狼一樣呼嘯着衝向前去猛撲他們心目中的格里佛。

「這裏又是一個，孩子們。去鬥他！」

一羣小精靈馬上把指定的敵人包圍起來，環繞着他跳着魔舞，尖聲怪氣唱起歌謠來恐嚇他：

「我們是慈母養大的小寶貝，  
明日的男女主人翁。  
祇爲你一時高興空買醉，  
怎忍叫我們一輩子受累？  
想想姊妹友情、妻兒愛，  
無辜的娃娃陋巷啼。  
不要自私自利、讓人家受害。  
來投一票打倒這酒精鬼怪！」

尤金不禁打了一個寒戰，抬頭望望甘德胸前佩戴的白綢標誌，臉上又難爲情又驕傲。父子兩人高高興興走過一羣倒霉的酒鬼身邊，他們四周圍團團轉的盡是天真無邪、也不知是那些慈母養大的小寶貝。酒鬼們微笑着惡狠狠地看了一眼，肚子裏尋思：要是這班小鬼是我養的，我不打他們一頓屁股才怪！

走到貨倉的鐵皮牆根，甘德停下脚步以便接受代表第一浸信教會婦女界的敬禮，其中有塔金頓太太、斯路德太太、C. M. 麥當耐太太和小名叫「佩蒂」的 W. H. 潘倫太太。這位潘太太臉上的脂粉塗

得挺厚，拖着灰色緞子長裙沙沙作響，胸前硬梆梆的鯨骨摺領，對人一副高傲的神氣。她對甘德倒一向感情很好。

「威爾呢？」他問她。

「他呀，還不是在那裏給釀酒公司送錢，不肯到這裏來為上帝服務，」她用基督的口氣怨聲回答。「甘德先生，祇有您知道我所受的苦處。你自己在家裏不是也得忍受潘倫家的人那種古怪脾氣嗎？」她又清清楚楚地再描上一句。

他無可奈何把頭搖了搖，眼睛痛苦地注視着地下的陰溝。

「唉，老天爺啊，佩蒂！咱倆一樣地倒霉——都受飽了瘟罪。」從貨倉裏溜出的一縷乾樹根和檫木的香味鑽到他鼻孔裏。

「男人都像甘德先生就好了，」佩蒂在幾位太太面前大聲宣佈。「不管甚麼問題，保險他會站在正義這一邊說話。」

他擺出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姿態，朝西往皮斯加那邊望。

「烈酒真是人類自作自受的災難，」他說。「也不知有幾千百萬人受它的禍害——」

「阿們，阿們，」塔金頓太太柔聲附和，一面有節奏地擺動着她那碩大的臀部。

「——成千上萬的人家為這勞什子而遭受貧窮、疾病、和苦痛；賢妻良母為它而傷心；孤兒寡婦為它而忍饑受餓。」

「阿們，弟兄！」

「不但如此，」甘德正待往下說時眼睛忽然瞥見兩個人，一個寬面紅臉，一個虬髯怒鬚，站立在不到六呎遠近的貨倉門口側耳諦聽。這兩個不是別人，正是當地兩家出名的酒舖的老闆，名叫鐵姆·奧道爾和安布羅士·奈特梭爾少校。

「說呀！」奈特梭爾少校鼓起他那牛蛙胸膛大聲慫恿他。「再往下說呀，W. O.！就是要小心點，看上帝的面子別打酒嗝！」

「別裝蒜了！」鐵姆·奧道爾也插嘴，一手抹掉口角邊嚼菸葉的流涎，「我還親眼看見他喝醉了連大門都摸不到，一脚從窗戶跨出去哩。哼，每次瞅見他上門，我們趕忙要多找兩個夥計來替他開酒瓶。有陣子他還多賞酒保幾文錢，要人家早點起身開鋪子。」

「各位太太，請不要理睬這兩個傢伙，」甘德發出利刃一般的言語反擊。「他們是醉生夢死、墮落得無可救藥的人類渣滓。他們簡直是禽獸不如，人類社會的恥辱。」

嘴裏說着，手頭摘下軟呢帽戲劇性地一揮告別，大踏步地走進了貨倉。

「我的老天！」安布羅士·奈特梭爾讚嘆道。「你看 W. O. 這張嘴多麼會說！從來沒見過人像他這樣英文說得這麼棒！」

可是不到兩個月他就求爺爺告奶奶地直喊口渴了。這些年來他不時寫信去巴爾的摩訂貨——規定的數量是每兩星期一加侖威士忌。那年頭賣酒的黑店充斥於市，通常買來的都是劣等的黑麥燒酒和非法製造的玉米酒。他一年一年老了，身體病痛，酒還是戒不掉。

他一喝酒，那熱辣辣的液體沿着枯乾喉管流下去，燃起乾柴烈火似的慾念，免不了就要做些動手動腳、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淫蕩行爲。在「南國賓館」看見有來過夏的比較年輕貌美的單身女人，他就會獻慫慫，設法奉送些錢、內衣和絲襪上去。他會請她們到他店裏去，在灰撲撲的小辦公室裏親手把絲襪套上她們苗條的玉腿。賽爾太太會嫣然一笑，伸出她溫軟圓肥的大腿來接受他餽贈的綠網鈎花的吊襪帶。這些都是他事後舐嘴砸舌、賊忒兮兮地告訴別人的。

在海倫出門的那段時期，他把他住的渥森街那所房子的樓上租給一位四十九歲的離了婚的女人。這位半老徐娘頭上厚厚一堆染了紅棕色的頭髮，胸衣綳得雙峯高聳，臀部像建築物一樣向後面突出，兩隻肥胖的膀子上面滿是雀斑，一張凹凸不平的臉龐，鬆弛的臉皮上却塗抹了五顏六色的化粧品。

「看樣子她是一個所謂的尤物吧？」甘德滿懷希望地說。

這位太太有個十四歲的兒子，臉圓圓的，皮膚蒼黃，頭髮眼睛黑黑的，身體軟綿無力的樣子，兩腿瘦削。他不時定着神咬指甲，滿臉悶悶不樂、賊忒兮兮的神氣。他倒滿懂事的，在適當的時候自己知道悄悄地躲開。

甘德早早就從店裏回來，祇見那個單身女房客坐在涼台上一團



高興地搖着搖椅。他禮貌地向她哈腰，稱呼她一聲夫人。她作出一副小貓咪似的羞答答的模樣跟他搭訕，他懶懶地倚在吱吱響的木頭台階欄杆上，她用一雙媚眼含情地瞅着他。在這段時期，他晚上就睡在客廳裏，她自由自在出出進進，毫不迴避。有一天夜晚，他剛進門不久，她從浴室裏走出來，肥胖的身軀裹在一件火紅色的睡袍裏，幽幽地發出一陣上等香皂的氣味。

這女的還滿漂亮，他眼睛打量、肚裏尋思着。夫人，晚安。

他從搖椅上站起身來，放下手裏簌簌作響的晚報（共和黨立場的），一面伸手除下高鼻樑上架的金絲眼鏡。她脚步輕巧地走過來，站在火爐台前面，兩隻青筋暴露的手緊緊握住貼身的睡袍。

說時遲那時快，她眯着歡喜眼把睡袍一下子亮開，露出裏邊兩條穿着絲襪的細腿，那肉團團的臀部包在俗氣得很的褶邊藍綢內褲裏。

「你瞧好看嗎？」她尖聲怪氣地問，帶着挑逗而又含混的語氣。可是等他向前邁進一大步時她又跳着閃開，活像希臘神話中的仙女，蠢牛也似地挑引酒神「巴克斯」去追她。

「真漂亮！」他表示贊同，所指的不單是她的衣着。

經過這次的遭遇之後，她每天替他弄早餐。從那邊「南國賓館」裏，意萊莎遠遠地冷眼觀察着這一對。他生性不善於隱藏，早晚過來消磨的時間愈弄愈短了，對老婆也不像以前那樣肆意謾罵。

「你在那邊搞些甚麼把戲我都知道，」她明告訴他。「不要以為我蒙在鼓裏。」

他嬉皮涎臉地笑，把大拇指送到嘴邊舐舐。她想再說下去，嘴角抽動但沒有說出甚麼來，手底下使勁鏟着灶火在上煎的一塊牛排，把它翻過身來去煎血生生的那一面，對着熱氣騰騰的一股油煙咬緊牙關狠狠地笑着。他伸出笨拙的手指在她胳膊窩裏搗了一下；她尖叫一聲，又好氣又好笑，趕忙一步閃開。

「滾你的！別在我身邊胡搞！現在想將功贖罪也太晚了。」她咯咯地笑出聲來嘲弄他。

「你可真想哄騙我呢！」她嘴唇吮動了幾下使勁接着說。「要

我是你才沒臉見人呢。你不知道大家在背後怎麼拿你當笑話講。」

「你瞎說！老天知道，你瞎說！」他表面上大發雷霆，大聲嚷着，其實內疚神明。

可是他對他的新相好很快就厭倦了。他感覺體力不支，精疲力盡，連自己都害怕起來。有一陣子他偷偷地塞幾個小錢給這個寡婦，房租當然更不去算了。同時她也變成他破口大罵的目標。他現在明白他在自己家裏都不由自主了，一天到晚被這個兇悍的醜八怪纏住，想到這裏，他在店裏不停地來回踱着，口中喃喃自語，瞎咒發誓。有一天晚上他回家醉得像瘋子一樣，把女人轟出房門，赤身露體、蓬頭垢面飛奔出來，假牙也來不及戴，哆嗦着兩隻手抓着睡袍隨風飄蕩，他在後面緊緊追着，直追到園子裏那棵大櫻桃樹下。他繞着樹大嚷大叫，動不動就一頭向她撞來，嚇得她連聲驚叫，一面倉倉惶惶向周圍凝神諦聽的人家張望、一面慌忙穿上那件揉成一團的睡袍，半遮半掩那對上下顫動的肥奶子。管她怎麼高聲喊救也沒人理睬。

「你這個狗養的婊子！」他聲嘶力竭地喊道。「我要一刀把你砍死。你吸了我的心血，把我弄到幾乎家破人亡，你還幸災樂禍，恨不得等着要我的命，你這個嗜血成性、沒有心肝的妖精。」

她很乖巧地用兩人中間那棵樹做護身符，等到他咒罵得起勁注意力稍一分散，她就驚弓之鳥似的三腳兩步奔向街心，一口氣奔到塔金頓家去避難。她在那裏憩了腳，塔金頓太太摟抱着好言哄勸，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着，淚水在她粉厚的臉上流成小渠，她們祇聽到甘德回到屋子裏雜沓的脚步聲，打翻了傢俱的沉重聲響，和人跌倒在地上暴躁的咒罵聲。

「他這樣子準會摔死的！準會摔死的！」她哭喊着。「他簡直發瘋了，自己不知道在做甚麼。我的老天爺呀！我一輩子也沒有受過任何男人這樣的言語！」

甘德在他自己家裏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接着一片靜寂。她誠惶誠恐地站起身來，悄聲說道，「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海倫回家之後，初夏的一天早晨，尤金被窗外木板道上一陣腳步聲夾着驚恐的呼喊聲吵醒。這條狹小的木板道繞着屋子的一邊通到一間兒童遊戲室。這是松木蓋的一間小屋子，裏面只有一個大房間，就在尤金臥室的後窗外，沿着屋頂往下伸手可及。它是甘德家裏異想天開的又一傑作，當初兒女還小時造來供他們遊戲用的。這間屋子已經關閉多年，裏面倒是幽靜怡人，陰涼發霉的空氣帶點松木板的香味和成箱舊書、塵封雜誌的氣味，久久不散。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這間屋子有個房客。她是賽爾本太太在南卡羅來納家裏燒飯的女傭，叫安妮，一個胖胖的滿襟繖的黑女人，年紀三十五歲，皮膚閃亮的黃銅色。她夏天到這個山區來：她很會做菜，指望在本地哪一家旅館或賓館找一份工作。海倫出了五塊錢一星期把她僱下來。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那天早上，甘德一早醒來，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沉思了半晌。後來他就起床，穿好衣服，腳上趿着皮拖鞋，躡手躡腳地沿着木板道往小屋子那邊去。海倫忽然被安妮的驚叫聲吵醒。她心知不妙，立刻跑下樓來，祇見甘德在洗衣間走來走去，搓手跺腳地口出怨言。隔着兩邊敞開的門，她聽見那黑女人自言自語地在大聲罵人，一面開箱倒篋乒乒乓乓在捲舖蓋。

「這種勾當咱是弄不慣的。咱家裏有個丈夫。咱是受不了這一套的，還是馬上就走，這裏一分鐘都不能呆下去。」

海倫聽了氣得一轉身抓着甘德的肩膀拼命地搖晃。

「你這老不死的東西！」她對她老爹直嚷，「你怎麼那麼大膽子！」

「天可憐見！」他嗚嗚地哀鳴，像小孩一樣在地上蹣跚，一面還不停地走來走去。「我這麼大把年紀了，怎麼還有這種禍事鬧到頭上來！」他說着就眼淚鼻涕直流。「噯呀——啊呀！我的耶穌基督！怎麼這樣可怕、這樣殘酷地給我受這種罪。」他真像天神下凡那樣不講道理。他居然有臉責怪上帝不應該把他的行為揭穿；他流眼淚自怨自艾不過是因為自己偷偷摸摸的勾當沒有成功。

海倫馬上趕到小木屋裏去慷慨陳詞，希望能安撫安妮，勸她回

心轉意。

「算了吧，安妮，」她哄着說。「你也別走了，我一禮拜加你一塊錢工錢。這件事就把它忘掉吧！」

「不是這樣說的，小姐，」安妮頑強地回答。「我這裏不能呆下去了。我害怕那個人。」

甘德沒頭沒腦走來走去，現在却走幾步就停下來側耳傾聽。一聽到安妮理直氣壯地回絕，他又長吁短嘆、怨天尤人起來。

路加也早已跑下樓來，光着大腳丫子，緊張地左一脚右一脚跳來跳去。此刻他跑到門口向小屋子那邊望，看見了黑女人沉着臉那副正氣凜然的模樣，忽然忍不住「嘩——嘩」大笑起來。海倫回到屋子裏來，一臉怒氣未消、心裏不安的神情。

「包你她會滿街告訴人這件事，」她宣佈。

甘德還在唉聲嘆氣。尤金最初有點震驚和害怕，此刻却赤着腳在廚房的漆地板上大翻其筋斗。他失聲大笑，看見阿賓三腳兩步跨進來，面有怒容，接着就吃吃地竊笑。

「不用說她一回到漢德遜就會一五一十告訴賽爾本太太的，」海倫接着說。

「我的老天！」甘德哀鳴道，「怎麼叫我這樣倒霉——」

「去你的吧！去你的吧！還說甚麼！」她臉上怒氣頓消，代以討厭而又賊忪兮兮的表情。大家一陣狂笑。

「哎呀，笑破了我的肚皮。」

尤金笑得直打噎，開始爬上廚房和洗衣間的門柱子，從上面滑下來玩。

「噓，你這小白痴！」阿賓向他一吼，猛抬手要打他一巴掌的樣子。隨即他又掉轉頭來，臉上閃爍着一絲微笑。

正在這時，安妮在門外木板道上出現，一臉正經人飽受委屈的模樣。

路加板着臉緊張地看看他父親的臉色，又看看這黑女人，底下光着的腳丫子一左一右地換來換去，侷促不安。

「咱是有夫之婦，」安妮理直氣壯地說。「咱沒幹過這種勾當。」

咱要咱的工錢。」

路加忍不住爆出一聲狂笑。

「嘩——嘩！」他又出兩根手指去掏她肋骨間的肥肉，弄得她倒退兩步，滿面怒容，嘴裏嘟嚕着。

尤金笑得在地上打滾，好像腦袋被人砍掉一樣蹬着一條腿，兩手在脖子上亂抓要解開睡衣的領子。他張着大口，不時發出咯咯的聲音。

他們大家笑做一團，無法自制地狂笑、傻笑，好像在縱聲譁笑中可以忘掉多年來抑鬱在胸中的塊壘，一洗生命中所有的恐懼，以至老病死亡的痛楚。

甘德就像要死了一樣在一家老小中間走來走去，繼續不停地發出哀鳴，抱怨老天有眼無珠，自己眼睛半睜半閉地偷偷在打量家人到底是怎樣笑他，自己儘管呼天搶地，嘴角邊總帶着一絲狡猾的微笑。

這一家每個人胸中起伏的浪潮，被做母親的意萊莎籠罩着，她的一生被浪潮擁抱着、搖晃着，就像一清早廚房的空氣從她房門緊閉的細縫中鑽進來，吹動了幾根掛在房裏的舊繩子在微風中有節奏地飄蕩。她輕輕揉着她細弱的眼睛把睡夢揉掉，在半睡不醒的狀態中悠悠地笑着，想起很久以前所失的。她憔悴的手指還輕輕在床邊摸索着，等到摸一個空時她就清醒了。她記起了。我的小孩子，最後最苦的果實，噯，靈魂幽暗的深處，噯，遼遠而孤獨的，在哪兒啊？記起了，噯，他的面孔！死亡的兒子，跟我共患難的，我肉體模型最後鑄造出來的印子，抱在我懷裏使我週身溫暖的。怎麼就這樣去了？硬生生地割離了我？何時？何處？

外邊紗門砰地一響，送菜的小孩把一大塊細肉香腸往桌上一丟，黑女傭人笨手笨腳地在生爐火。現在清醒了。

阿賓的行動老是很安靜，但並不鬼鬼祟祟的；你說他甚麼他不招認、也不抵賴。晚上，在涼台上木頭鞦韆椅來回搖晃的嗡嗡聲中，

常可聽到他在黑暗中輕輕的笑聲。貝特太太笑起來很規矩，聽上去也很舒服。她有四十三歲：是一位身軀壯大、舉止溫和、酷愛杯中物的女人。她醉後聲音特別柔和、很低、也不很清楚，笑聲更輕而沒有把握，走起路來小心翼翼的。她穿着得很講究，身上長得很均勻，但並不肉感。她五官也很端正，軟軟的淡棕色頭髮，藍眼珠，老是有點醉眼惺忪的。她總是很高興地吃吃地笑，叫人聽着很舒服。他們都很喜歡她。海倫管她叫「肥婆」。

她丈夫是個製藥公司的推銷員：推銷地區是田納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每次出門四個月就回到阿爾泰蒙來過兩個星期。她有個女兒叫凱瑟琳，跟阿賓差不多大歲數，每年夏天也到「南國」來住幾個星期。她是在田納西一個小地方公立學堂當教師的。阿賓常常陪着她們母女兩個出去遊玩。

貝特太太管他叫「老賓」，跟他說話時總是低聲吃吃地笑。他坐在黑暗裏，有時說兩句話，有時哼幾聲歌，不時地也用他那低調子笑兩聲，安安靜靜地，兩隻象牙也似白的修長手指夾住一根香煙，深深地抽着。他有時去買一扁瓶威士忌回來，兩人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對飲。也許喝了酒話會多一些，但他們從未喧嚷。他們有時坐到午夜然後從鞦韆椅上站起來走到街上去，雙雙在樹蔭裏走開。他們會一夜在外面不回來。意萊莎在廚房裏一面熨着一大堆新洗的衣裳一面用耳朵聽着。過一會兒她爬上樓去，謹慎小心地朝貝特太太的屋子裏張一張，然後又下樓來，嘴唇緊閉着若有所思。

她不得不把她的心事告訴海倫。母女兩個之間有一種特別的聯合對外的默契。她們笑起來一同笑，訴起苦來也一同訴苦。

「怎麼不知道，」海倫不耐煩地說，「我早就看出來了。」雖然如此，她仍然忍不住好奇地向門外張望，張着嘴巴露出她那鑲金的大牙，顴骨高高的臉上露出孩子一樣半信半疑、損傷了童貞的表情。

「媽，你看他真做得到嗎？阿呀，但願不會。憑她的歲數簡直可以做他的母親了。」

意萊莎滿是皺紋的臉上一臉的不高興，接着忽然綻出一絲狡黠

的笑意。她用手指揉一揉鼻孔不讓人覺察，祇嗤笑一聲道：

「我告訴你吧！這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跟他老子一模一樣。」她又細聲道，「這是遺傳下來的劣根性。」

海倫沙着嗓子笑了兩聲，心不在焉地搓着下巴，眼睛越過窗外荒蕪的花園往街上瞪着。

「可憐，阿賓！」她嘆道，不知為何，兩眼被淚水模糊起來。「也好，『肥婆』究竟是上等人家。我蠻喜歡她——別人知道了我也不在乎，」她又振振有詞地補上一句。「這是他們兩個自己的事。他們並不招搖。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

她又不聲不響沉默了半晌。

「女人們都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她說，「女人都喜歡安安靜靜的男人，你說是嗎？阿賓人很斯文。」

意萊莎滿肚子不高興，把頭直搖。

「你看他這樣！」她噘着嘴輕聲說。「交的女人總是至少比他大十歲。」

「可憐，阿賓！」海倫還是那句話。

「不聲不響的兒子。滿肚心思的。我告訴你吧！」意萊莎搖頭，忽然哽咽起來，說不下去了。她眼睛也濕了。

她們兩人心裏，一個想到兒子、一個想到自己的終身大事，彼此都深深感到自己的勞碌命，同時想到甘家的男人，老是那樣飢渴，老是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做無名的旅客，迷失了路途。噯——迷失了！

女人的手永遠渴望撫摩他整潔的頭髮。她們到報館裏來登廣告，老是要找他伺候。他倚在櫃台上面，兩腳交叉，眉頭皺起，像不識字的一樣單調地一字一字讀出她們寫的廣告稿。他那毛茸茸的瘦腕在漿洗潔白的袖口裏晃動，被煙熏黃了的有力的手指把摺皺的紙弄平。他蹙着眉、低下頭，全神貫注地塗改字眼、順理詞句。這邊女主顧滿腔熱誠，嗖地把稿子搶過去。「這樣改怎麼樣？」答話含糊不清，一雙眼睛捨不得離開他的一頭秀髮。「哦，好多了，謝

謝你。」

徵友：成熟多情婦女，因婚姻不美滿，徵求愁眉苦臉青年男子，須有滿頭秀髮，以便多情手指愛撫。通訊處：郵政信箱七十四號 B. J. X. 太太。每字八分錢，登載一次。「啊呀，（柔情蜜意地）謝謝你，阿賓。」

廣告主任依登探頭到編輯主任辦公室喊道：「阿賓，外邊又來了一個你的愛人。我要接過來她抵死也不肯給，你去招待吧。順便問一聲她有女伴嗎，好替我介紹介紹。」

「聽他胡說八道！」阿賓沒好氣地向編輯主任笑着說。「喂，依登，你這傢伙還是改行吧！去當跑腿的，替小蜜糖拉生意，豈不是更好？」

他賭氣將蠟黃手裏的香煙扔掉，拖着脚一步一步跨到外面櫃台邊去。這邊依登停留了一下跟編輯主任一塊兒大笑。賓·甘德這傢伙！

夏季遊客比較擠，有時他半夜三更就回到渥森街的房子，在樓上前面尤金的屋子裏過夜。他們幾個孩子都是在這裏出世的。他墊了幾個枕頭高臥在那張奶油色的床上，床頭床尾的板上都漆着一大團水菓的圖案。他大聲唸着鈴·拉德納的棒球故事，唸的聲音低低地帶着一點遲疑，咬音不太準。「阿爾，你是了解我的。」臥房窗外下面用柏油膩了縫的涼台平屋頂，鐵皮白天被太陽曬了一天，現在還是暖暖的。成熟的葡萄像蜘蛛網一樣一串一串掛在大葉子裏。「我的孩子從小長大不是要做左撇子投手的。惹我火了我就把格里遜抓來揍一頓。」

阿賓讀得很吃力，讀完了一段想一想才格格的笑起來。他就這樣，像小孩一樣，凡事都蹙着眉頭認真去揣摩其中的意思。女人們都喜歡他這種愁眉研究的神氣。他平時做事都是慢條斯理的，祇有光起火來很突然，還有跟他自己的天使打交道時也很靈敏。



# 22.

尤金剛交十四歲那一年，已在列納德私立學校唸了兩年書，阿賓給他找了份送報的差事。意萊莎老是咕嚕這孩子懶惰，說他大大小小甚麼事都不肯替她做。其實他並不懶，不過他討厭公寓裏日常工作那樣的枯燥無味。她也不指望他怎麼賣力，祇是不時出其不意地要差遣他做這個做那個。他覺得「南國賓館」裏的工作一天到晚徒勞無功。假使她派他一個職位，每天負責一份規定的工作，他滿可以熱心勝任。可是她自己的管理方法太雜亂無章，她祇要他在身邊可以隨時差遣，對這種工作他沒有興趣。

「南國賓館」是意萊莎生活的重心，這所公寓是她整個的世界。他想起來寒心，每次她差他上街買麵包，他就覺得厭煩：這些麵包買來祇是讓陌生的人吃掉，而他們一生的勞力也得不到更年青、更美、更好的果實，祇不過每天化成垃圾倒掉。她有時派他到園子裏去鋤野草，野草雜亂地包圍着她種的蔬菜，可是她漫不經心所種下的菜，和所有土地一樣，在她手下都長得很好。就在他揮鋤亂砍一陣的時候，他心裏知道野草在烈日的薰蒸中馬上就會重新長起來，而且他母親種的菜蔬——即使讓它野草叢生——也會滋長得肥潤，以便她公寓裏的食客享用。他知道祇有他母親的生命能持續下去，有所收穫。他眼睜睜看着他母親，不由地從心坎裏感到時間的磨人、可怕；除了她以外，所有的人都會被時間消磨，像被海藻纏住一樣，窒息至死。他一面這樣尋思一面像發酒瘋一樣舞動手中的鋤頭沒頭